

## 宵夜

□ 蜀水巴人

宵夜,作为正餐外的加餐,不知道慰藉过多少深夜里的寂寞。

在桂花初下的深秋,款款点一碗桂花酒酿圆子。糯糯的圆子,让人想起冬天里顽皮的小孩子,手里打雪仗的小雪团儿,粉粉的,白白的。舀一个送进嘴里,酥酥地化作一口温馨的桂香。甜酒酿围裹起来的金桂花,在唇齿间留下魅人的影子,引诱着食客于浓郁甘甜中,抖掉一身疲惫,穿过想尽快忘却的夜,去迎接明天又一个灿灿的朝阳。

如果说沪上人家的宵夜是一首旖旎的夜曲,那么,川渝人家的宵夜,则更像一曲曲劲舞。麻辣兔头泛着红油端上来,厚厚的一层作料,遮掩着一层神秘。捧起来使劲儿一嘍,方才识得兔头的庐山真面目。仅仅只是一嘍,口腔里就突然爆浆一般炸裂,似是在里面儿打铁花,劲爆的味道重金属音乐一般,冲击着鼻腔口腔,不由得人们想随着宵夜的节奏,嘶喊着“雄起雄起”而狂欢起舞。

宵夜的内容,不但色彩丰盈,而且种类实在太多。“烧烤系列”——值得宵夜人骄傲:烟火升腾之间,烤串儿滴下的油脂,撩拨着人们的食欲。铁篦子夹

着的烤鱼,刷一层酱料,变脸的鱼皮就又多了一层诱惑。“面系列”——值得宵夜人品鉴:白案上根根银线,撑起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牛气招牌。牛肉的适时加持,成全了拉面的独特味道。一口大锅水气袅袅,一块面团则在夜间闪闪发亮。飞刀起处,柳叶穿梭,雪鱼蹦跳,刀削面的传奇就此诞生。一把炒勺,一把并不起眼的粗面条,相配着青菜肉丝,浓油赤酱,急火快爆,上海粗炒的香气溢满街头,竟至于由黄浦江一直传入香江,成为蔡澜口中的“名食”。“粥系列”——值得宵夜人回味:一柄青荷叶,几枚小红枣,添进熬滚正欢的小米粥中,荷叶小枣粥,清秋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一盅生滚拿上来,广东佬细细分辨着猪肝猪肚烧鸭,讲究一些,再配一碟子细切的潮汕咸菜,就着慢慢喝起来,直接能够把宵夜与早茶连在一起!

宵夜的情调可以疾风如火——小摊儿上点一张大饼,夹上肥瘦相间现煮出锅的猪头肉,卷起来边吃边走。纸盒里放几块现炸的臭豆腐,浇上摊主独家自创的辣酱,拿钎子一穿就是一块。捧一杯热热的奶茶,轻轻地嘍一口,眼神却在夜市间不断流连,搜寻着要去宵夜的下一家。

宵夜的情调可以柔情似水——在烛光幽幽的小店,要一杯苦涩的咖啡,静静地喝上一口,听一听耳边传过来的似有若无的萨克斯风,想一想流年岁月,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再走过去。

在曾经无数次来过的小店里,点一碗秀气的小馄饨,清清的汤,薄薄的皮,鲜肉的肉馅儿都肉眼可见。选一张坐过无数次的桌子坐下来,从碗里舀起一只一只小馄饨,仿佛一次又一次舀起逝去的岁月——店还是这家店,馄饨还是这样的馄饨,可是,桌子对面坐过的人呢,此刻在宵夜的时分,又漂泊在哪里!

向来不起眼的宵夜,就这样在无数个夜晚里,不知道温暖了多少只胃,又温暖了多少颗心。

只是知道——万家灯火,均匀地撒落在一碗面、一盖汤、一勺羹、一杯酒……之中,星星点点,酿成灿若星河的人间亲情。



## 玉树的“乔迁之喜”



□ 吴守全

单位搬家的时候,办公室有一小盆被遗弃的花儿,我不忍心想象它遭遇被践踏的命运,就捎带着把它搬到了新的办公室。

单位搬家算起来应该是两次了。第一次搬家是为了改变办公条件,从平房搬到就地建起的东楼;这次搬家是顺应全国媒体融合形势,搬到了使用没几年的正楼,重新改造装修,办公条件更上一层楼。

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什么原因,每次搬家时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毕竟朝朝暮暮许多年了,真有点恋恋不舍,收留这盆花儿也算是一种纪念和慰藉吧。我看到这盆弱不禁风的盆栽,担心它如果没人稀罕就会被抛弃到垃圾堆,禁不住怜香惜玉起来。这宝贵的一点点绿色,也是生命,是希望,是安慰,是快乐。

我对于花卉没有研究,听同事说这盆花儿是万年青,我有点将信将疑。我拍了照片,然后在网上百度之后,才知道这种盆栽不是万年青而是玉树,玉树临风的“玉树”大概就是说的这种花吧,仅从字面意思就值得我珍惜和拥有。

一个不大的营养杯里,歪歪扭扭地栽植着三株玉树。花盆实在是太小了,三株玉树挤在一起,枝叶苗条、稀疏,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我真担心能不能把它养活、养好。

我坐在新的办公室学习、工作。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经常望着玉树,和绿叶对话。

我天天陪伴着这盆玉树成长。看它怎样伸开褶皱的嫩叶,即使再小也不怕;看它怎样冒出向阳的新芽,即使再少也不怕。一天天地给它浇水,一天天地默默期待,花盆依然是开始带来的那个小花盆。有一天,偶然抬起头意外地发现:玉树居然吐出了新芽,绽放出新叶,主干粗壮了,枝叶繁茂了。三株花儿还是挤在那个小花盆里,看起来更拥挤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转眼间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玉树长大了,该换一个更大一点的花盆了。这默默无闻的哑物,无论生长环境怎样,只要有向上的希望,就悄无声息地灿烂。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这样称赞崔宗之:“玉树临风,自然老月中枝”宋朝的词人李蕖在《玉蝴蝶·望处水寒云绕》这样怀念故人:《红楼梦》中曹雪芹这样描述林黛玉,“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这大概是玉树临风的出处和妙用吧。

在我看来,玉树这种称谓本来就是用心良苦,玉树临风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格局。冰清玉洁,不畏困难,无怨无悔,兢兢业业……这种哑物具备的精神难道不正是我们追求和向往的吗?!

在一个周末,我特意为搬了家的玉树换了花盆,“乔迁之喜”的玉树长大了。

## 深秋登高

□ 马亚伟

深秋是最适合登高望远的时节。此时的天又高又远,风的凉意中透着寒气,人渺小得仿佛无所倚仗了,便迫切希望登临高处,拉近与蓝天的距离。最主要的是,登高可以俯视大地万物。深秋时节,大自然删繁就简,四野空旷。登高远眺,可以望到更远的地方,视线可以轻易抵达北方之北,或者南方之南。

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秋日登高。如果说初春最欣喜的事是踏春,那么晚秋最豪迈的事是不是可以叫做“登秋”?曹操在秋风萧瑟之时登上碣石山,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他的境界突然间就打开了,胸怀开阔得能装得下日月星辰。杜甫面对无边落木萧萧而下,抒发登高时的情怀:“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家国之忧,给杜甫的登高增添了悲壮色彩。

秋日登高,就是在阅读秋天这本底蕴丰富的大书。而深秋登高,则是到了这本书的尾声,进入到最冷静而深刻的章节,开始了主题的升华,分外耐人揣摩。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登高的感受因人而异。平凡人没有古代杰出人物的胸襟,也没有那么深刻的家国天下的使命感。可登临高处,面对深秋,我们的表情依旧是神圣而庄重的。我们为大自然所折服,为深秋时节万物表现出来的姿态所震撼。

登高,究竟多高算是高呢?地球上世界最高峰,而我们需要的高度仅仅是超越生活之上。生活中,浮尘四起,喧嚣杂乱。向季节索要一小段时光,给自己留一片回归自然的天空。

深秋风寒,寒霜攻陷了草木青翠的包围圈。虽然败叶与枯枝显出晚秋的寂寥,但随处可见那些在寒霜中挺立的草与树。它们在与季节做最后的抗争,虽然明知道所有的草木都会败给季节,但它们不气馁。很多草木通过颜色的变化来适应时令变迁,红、黄、紫的叶子泼了满眼。登临高处,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这里一片,那里一抹,不规则地写着秋之绚烂。

登高是为了挣脱低处凡俗事务的束缚,也是为了领略高处的风景。我向着最高峰前进,每一步都在丈量与蓝天的距离。终于登临顶峰,伸开臂膀,拥

抱蓝天,心中顿生一种“天下之大,为我所有”的豪迈。一切都在你的脚下,没有什么阻挡视线。俯视小城,一览众山小,看到密集的楼群,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路边的树木。深秋的底色很厚重,莽莽苍苍;深秋的氛围有些萧瑟,戚戚凉凉。人在其中,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小。这广袤的世界里,人本就是一粒尘埃。深秋登高,体验过那种复杂幽微的情怀,觉得心变得轻灵起来了。

我在高处徘徊,再把视线投向远方,看起伏的山绵绵延延,思绪翩然。此刻,感觉离尘世远,离梦想近。我想,低处是生活,高处是诗和远方。登临高处,俯视烟火尘世,忽然有种人间可亲的温暖感。深秋登高,是挣脱凡尘束缚,而挣脱之后是回归,回归到热闹繁华处,回归平淡的生活。高处与低处,自如切换,便能保持心灵的宁静。梦想的高处,与生活的低处,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攀登得再高,也离不开低处的生活。

深秋登高处,禅意扣人心。凡尘有梦,人生起伏。愿我们在高处做梦,在低处生活。

## 大同刀削面

□ 左世海

其实,并不在意彼此是什么身份,在异域他乡只要亮出这张名片就能找到同样的话题找到土生土长的老乡和朋友普通话也好,家乡话也罢所有的乡愁,顷刻间被沸煮的热气蒸腾东关、老柴、二板

还有七中、东方……这一个熟稔的名字啊散发着古都特有的魅力凡来过大同的人都说这里的刀削面鲜美丰富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其实,是刀削面成为了大同人的一种自豪,是刀削面传承了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

